

顧千里年譜訂補

汪宗衍

近讀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慶先生編《顧千里研究》一冊，共約五百葉，內分五輯。以《年譜》(以下簡稱《新譜》)為重點，佔近三百葉，徵引繁博，至可喜也。

憶余弱冠，讀日本神田喜一郎輯《顧千里年譜》，感其疏略。旋遊滬上，承張菊生年丈之介，參觀涵芬樓善本書庫，獲讀千里批校槧鈔多種。乃參以他籍，別寫《年譜》，發表於1930年北京《圖書館學季刊》中。迨後，趙詒琛又輯有《年譜》，王欣夫輯《思適齋書跋》、《補遺》，蔣祖詒輯《集外書跋》，先後刊行。北京圖書館藏千里石刻題跋，近年徐自強、張聰貴輯為《選錄》，亦發表於《文獻》雜誌。因是，余六十年來舊作，曾多增訂，惜未克與李君商榷為憾也。今者，喜讀《新譜》，忘其老耄，繙讀一過。觸目所及，得知其間有舛誤缺漏，先為訂補二十條，餘俟異日詳焉。彙錄如次，並求指正。

01 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條云：「顧千里生。江蘇吳縣人。」(頁3)注云：「《集》卷十八《先考碣陰記》：『世為吳縣人。』」(頁5)

按：《新譜》前言云：「元和(今吳縣)人。」(頁4)考千里書跋中，皆自稱元和顧廣圻(或千里)。《清史稿·儒林》有傳，亦稱元和人。嘉慶元年(1796)丙辰，元和縣學第三名也。當為元和縣籍。

清沿明制，江蘇蘇州府置吳縣、長洲等縣。雍正二年(1724)，於長州置元和縣。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復以長洲、元和併入吳，見《清史稿·地理志》、《宣統本紀》。故千里籍貫有元和、吳縣之微異。千里之父業醫，未入縣學，固世為吳人也。

02 同年條云：「顧千里名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菴。」(頁3)

按：此條未注出處。考《集》卷五《思適寓齋圖自記》云：「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卷十八《先考碣陰記》云：「子廣圻，以字千里行。」或為所據。

千里在何年以字行當考之。《先考碣陰記》刻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戊寅。羅振玉輯《清代經師手簡》，有千里《致王曼卿(引之)》札一通，乃答引之索宋槧《淮南子》校文而作，末署「晚生顧千里(原名廣圻)頓首啓」。作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庚辰。由此推知千里以字行約在丁丑(1817)至庚辰(1820)間。

然而《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有《跋梧溪集》，末署「嘉慶丁丑顧千里書」。蔣光煦《楹書偶錄》載《跋宋本揚子法言》，末署「嘉慶戊寅二月，元和顧廣圻書。」《新譜》載《跋惠松厓家

鈔本〈後漢書補注〉云：「己卯夏五月，借閱一過，小門生同縣元和顧廣圻識。」《思適齋書跋》卷一有《禮記釋文四卷宋刻本》，末署「庚辰孟秋處暑後五日，元和顧廣圻千里甫記於楓江僦舍。」又卷三有《淮南子二十一卷》，末署「嘉慶庚辰中秋前十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據上可知丁丑庚辰四年間，千里、廣圻名字尚時互用，其後才劃一稱千里。

03 同年條載千里別號有號「鑑平」，云見《蕘圃藏書題識》卷三《吳地記》條。（頁3）

按：古人別號無定字。此「鑑平」乃蕘圃稱千里，非其自署，僅見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季春蕘圃藏《吳地記跋》。時千里年二十七歲，或鑑平為初號，澗菴為同音引伸。然同年八月千里自跋《困學紀聞》（見《士禮居藏書題跋》）已署「澗菴」。

若孫淵如《題齊武平道與寺治疾方》稱千里為「劍萍」，亦與澗菴音近而字異者也。

04 同年條云：「妻韓氏。」（頁4）注云：「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十一《澗蘋顧君墓誌銘》。」（頁5）

按：千里妻韓氏，名道映。道光元年（1821）辛巳，蔣伯生（因培）以事遣戍，其妾童申林（姝）勾資重刻《釋藏》本《法苑珠林》一百卷，因集閨閣百人，人出資一卷。第一百卷末題「奎文閣典籍元和顧千里妻韓道映刻」一行，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桃花聖解蠱日記》戊集。道映名著卷末，殆為千里經紀刻書事。

05 同年條云：「從兄之達。」（頁4）注云：「《藏書紀事詩》卷五：顧之達『字抱冲』」云云（頁6），餘不錄。

按：顧抱冲與周香巖（錫瓚）、黃蕘圃（丕烈）、袁綬階（廷禱）稱「藏書四友」。蕘圃囑陳曼生（鴻壽）繪《藏書四友圖》，見《蕘圃藏書題識·古文苑殘本跋》。又蕘圃《石湖志文略跋》云：「吳中藏書家，余所及見者，首推香巖周氏，其顧氏抱冲、袁氏綬階皆與余同時，彼此收書，互相評駁。倘有不全之本，兩家可以合成，必為允易，周顧袁三君皆如是也，一時稱為盛事。」

又《藏書紀事詩注》云：「香巖年八十餘。」考《士禮居藏書題跋》附香巖《東坡先生詩注跋》云：「嘉慶十六年十月，時年七十。」溯生於乾隆七年。蕘圃《列子跋》云：「春初，香巖主人歿。」末署「己卯季冬」。知其嘉慶十四年卒，年七十八。黃、袁卒年，《新譜》已載矣。

06 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條云：「三月間，千里於書肆購得近刻《新唐書糾繆》，其中正趙開美本誤處頗佳。為此，千里後曾致書盧文弨。二人書信往復。」（頁33）注云：《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新唐書糾繆》後，有光緒間吳星華氏所錄千里與盧文弨往復書信。千里信中有：「三月間，於書肆購得近刻《新唐書糾繆》」語。盧文弨卒於乾隆六十年，此書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在乾隆五十七年左右，故次是年。（頁53）又收入《佚文輯錄》中，並附盧文弨札於後。（頁450）

按：此乃千里致鮑廷博札，而文弢札則覆廷博者也。全文載《知不足齋叢書·新唐書糾繆·附錄》中，並附廷博附識云：「右札於癸丑五月初三日惠寄，節刊於卷後，以誌教益。廷博記。」又附《盧侍講札(名文弢)》，凡四行。可見千里此札作於癸丑，應繫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條。

《新譜》所見鮑刻為初印本，而據吳星華抄錄者，輒有差池。盧札首有「顧君」云云，當悟其非致顧者矣。可知尋常書冊，亦不可不考究版本也。鮑本顧札原有小注，今《新譜》加括弧改為正文者七條。惟原札六行「云據鈔本校」五字，七行「如表」之「表」字，未加括弧。因檢上海涵芬樓影印明刻本《新唐書糾繆》校之。《新譜》所載顧札，其標點有缺誤，或有誤字者，列舉如後：

七行，如表之表字，應加書名號。

八行，何校增「規」字(九卷)。元結猗玕子……應作何校增「規」字。(九卷)元結猗玕子。

十行，惟《藝文志》作猗玕(九卷)。蕭穎士……應作惟《藝文志》作猗玕。(九卷)蕭穎士。

十一行，何校改穎為穎(十四卷)。獨《封德彝傳》……應作何校改穎為穎。(十四卷)獨《封德彝傳》……。以上三例均句讀誤。

十六行，丙，趙本如此……「丙」應作「丙」。

十七行，丙作丙，與傳載不合……應作丙作丙，與傳所載不合。

07 嘉慶九年(1804)甲子條云：「是[七]月，撰《對牀風雨圖賦》。」(頁99)注云：「此《賦》載《集》卷四，未注時日。王欣夫先生校《思適齋集》於此《賦》下注云「嘉慶甲子七月」撰，今據以次之。」(頁101)

按：《集》載於卷二，題下注云：「為錢竹汀、可廬兩先生作。」二錢為錢大昕、大昭，著名史學家，傳見《清史稿·儒林、文苑傳》，應補正。

08 嘉慶十年(1805)乙丑條云：「是月十九日，千里跋于景元刻本《元朝秘史》上。」又云：「二十六日，為張古餘校畢《元朝秘史》。」(頁104)注文不錄。

按：上海涵芬樓藏景元槧鈔本《元朝秘史》每卷後均有千里題識，臚列如下：

卷一：「四九葉，十九日校，元和顧廣圻。」

卷二：「五一葉，廿一日校。」

卷三：「五十葉，廿三日校。」

卷四：「五一葉，廿五日校。」

卷五：「五一葉，閏六月初一日校。」

卷六：「五四葉，初三日校。」

卷七：「五十葉，初五日校。」

卷八：「四三葉，初六日校。」

卷九：「四九葉，廿一日校。」

卷十：「四五葉，廿三日校。」

《續集》卷一：「五三葉，廿五日校。」

《續集》卷二：「五八葉，廿六日校。」

原題數目字用花碼字，如五作卅，九作叁，十作〇，其餘類推。又千里《影元槧鈔本元朝秘史跋》載《集》卷十四，題下注「乙丑」二字。

09 嘉慶十一年(1806)丙寅條云：「是歲，重刻吳元恭本《爾雅》於江寧，作《重刻吳元恭本爾雅跋》。」(頁114)注云：「見《集》卷十四。」(頁117)

按：此千里據鈕樹玉藏嘉靖吳元恭本重刊，《集》題下注「丙寅」二字，思適齋原刻跋文繫於十月。又此書書版後歸秦恩復，與顧刊無異。又有程稟初(集義)本，易名「意僻軒刊」。見趙彥僂《三願堂遺墨》、傅增湘《藏園藏書題記》「宋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條。

10 同年條云：「冬，黃丕烈大病，愈後更號曰『復翁』。」(頁114)注云：「江標《黃蕘圃先生年譜》。」(頁117)

按：《集》卷二有《復翁詩一首一百卅韻》七古。

11 嘉慶十三年(1808)戊辰條云：「千里嘗跋《洛陽伽藍記》。」(頁129)注云：「此跋見《書跋》卷二，然未注明所作時日。」(頁134)

按：《集》卷十四有《洛陽伽藍記跋》，明顯題下注「戊辰」二字，即嘉慶十三年。《書跋》脫去「戊辰」二字，而《新譜》不檢《集》，乃過信《書跋》，不覺費詞矣。其他類此者亦有之。

12 嘉慶二十三年(1818)戊寅條云：「千里為父母立碑，撰《先考碣陰記》，署己[當作銜]為『奎文閣典籍』。」(頁174)注云：「千里試不售，于嘉慶十六年至十九年間為孫氏校書，孫氏學之也。」(頁176)

按：據《集》卷十八，《先考碣陰記》立石於本年，並云：「子廣圻，初補元和學生員，又補曲埠衍聖公府奎文閣典籍，以字千里行。」據此，「奎文閣」上當補「曲埠衍聖公府」六字。

又卷一《百宋一廬賦注》云：「乙丑[嘉慶十年]……及秋，[思適]居士以將往山東應孫淵如先生之招，而歸家省母然後行。」據《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孫星衍傳》云：「[乾隆]六十年，授山東兗沂曹道。……[嘉慶]四年，丁母憂歸。服闕，仍發山東。十年，補督糧道。十二年，權布政使。十六年，引疾歸。」余謂千里補奎文閣時，當在嘉慶十年孫星衍補督糧道時為介於衍聖公者，乃後千里不果往也。若謂在嘉慶十六年至十九年，時星衍已引疾歸，則千里何從「往山東應孫淵如先生之招」耶。

奎文閣典籍為衍聖公府屬官，由衍聖公補舉題授，正七品。

13 《集》卷十五有《與阮雲臺制府書》，乃答阮致函索千里說經之書，許刻入《學海堂經解》中。書無年分。《皇清經解》卷首夏修恕序云：「道光初，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林伯桐《學海堂志》云：「辛巳始設經古之課。」辛巳爲道光元年，千里此書約作於道光元年或之後，宜繫於道光元年(1821)辛巳條。

14 金冬心(農)、馬氏(曰璐、曰瑄)小玲瓏山館、伍詒堂(福)、張古餘(敦仁)、子實(薦燊)父子、李文田泰華樓遞藏宋拓本《華山廟碑》(今歸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存儲)，裱邊有千里題識云：「元和顧廣圻獲觀於玉蘭堂。」鈐「千里」朱文方印、「冶城山畔」白文方印。又題云：「辛巳之春，歸於陽湖張古餘先生，因獲再觀於邗江舟次。」鈐「千」「里」聯珠朱文方印。張古餘題云：「道光六年，余以督糧北上。三月望後，舟抵邗上。伍詒堂持此求售，用緡錢十五萬購之。」是則千里獲再觀《華山廟碑》，當於道光元年，其在何年先觀於詒堂而題者，當考之。

冶城山館爲星衍居處，星衍自嘉慶十六年引疾歸，居於江寧，延千里校理古籍。一時從星衍遊者，千里得而交之，伍蓋其一，見張紹南撰《孫淵如年譜》。《華山廟碑》有孫星衍爲詒堂題識，無年月。姚姬傳(鼐)、嚴鐵橋(可均)亦有題跋觀款，時在嘉慶十九、二十年，因推千里初觀約在此兩年間客星衍時。《集》卷十五《題金陵瑣事》爲道光二年壬午詒堂請千里作，殆在後矣。

15 道光十年(1830)庚寅條云：「正月廿七日，千里致函王引之，賀其轉禮部尚書，答謝其去年所贈《經義述聞》，並將己所校《荀子》諸條，命人錄出，以寄引之。」(頁243—244)注云：函中稱王引之「簡轉春官」語，引之爲禮部乃今年事。(頁245)

按：《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六上》：「道光十年九月戊寅[廿三]王引之以工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癸酉[廿五]憂。」千里此函當作於道光十一年，十年正月引之未遷禮部。

16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文獻》第十二輯，載有《顧廣圻石刻題跋選錄》一文，爲徐自強、張璉貴從北京圖書館藏本輯出。《新譜》雖有引用，然未收者，尚有以下十一目：

(1)《楊叔恭墓殘碑》凡三題，《新譜》據《思適齋集·補遺》卷下，只載道光七年丁亥十二月第一題，而《石刻題跋》尚有兩題。第二題曰：「馬名邦玉，得此於巨野昌邑聚，定爲建寧四年從事孫光等爲沅州刺史楊叔恭立，見《水經注·荷水》下。自爲跋一篇，今不具錄。戊子正月又記。」三題曰：「予檢《通鑑目錄》，建平四年，劉義叟《長曆》七[月]己未[按：十六日]，正可爲馬氏作證，其跋未及也，爰舉以補之。思適居士書。」

按：此兩題應繫道光八年戊子條。

(2)《石刻題跋》有無年分而可考知者：《王仲堪墓志銘》，題云：「龔自珍定庵寄。」

按：龔自珍有題云：「此石先在翁刑部(樹培)家，翁卒後，石入徐中書(松)家。翁、

徐皆大興人，則宜入《畿輔金石志》矣。乙丑二月，徐君拓贈。」千里題雖無年分，似可據龔題，繫嘉慶十年乙丑條。

(3)《龍興寺經幢》，題云：「此殘石幢在龍興寺，寺右爲玉清道院，予督刊《文選》開局處也。幢八面。薩僧云云，是第一面首行，拓工鋪紙誤於末，書以正之。澗苹居士。」

按：千里督刊《文選》在嘉慶十二、三年間，題在其後矣。「苹」似爲「菁」之簡體。

(4)《道興造象並治疾方》，千里有題跋二。一題曰：「都邑師道興等造象書藥方。齊武平六年六月，有表本，此下一紙，存勸。」二題曰：「都邑師道興造石像記並治疾方共兩紙，其後一紙孫觀察所贈，此前一紙予別得之，於是始全。亦足見搜求金石文字之不易也。顧廣圻記。」

按：千里跋無年分，但有孫星衍題云：「洛陽伊闕多魏齊刻石，此佛龕藥方在龕左右，字甚佳，《妙方》在《千金方》之前，予嘗親至其下拓之以歸。此刻止存其半，以歸劍萍，俟再補充。甲戌歲正月十二日伯淵病中記。」因知千里兩跋當爲嘉慶十九年甲戌作。蓋先得孫星衍所贈下段治疾方，其後乃配齊上段也。

(5)《慧新塔銘》，題云：「江寧陳耆古手拓遺我。甲申閏月，千翁記。」

按：甲申爲道光四年閏七月。

(6)《夫子廟殘碑》，題云：「《華州夫子廟殘碑》，癸酉十月，趙君魏齋所贈。顧廣圻記。」

按：癸酉爲嘉慶十八年。

(7)《刁遵墓志》，題云：「道光丁亥汪孟慈從京師寄我，爲之劇快也。千翁記。」

按：丁亥爲道光七年。

(8)《三宿巖殘題名》，題云：「此三宿巖題名，在《江寧金石記》之外，陳耆古尋得兩段，拓以見寄。甲申九月，元和顧千里記。」又題云：「右《三宿巖題名》，亦陳雪峯所贈。千翁記。」

按：甲申爲道光四年。

(9)《相里金墓碑》，題云：「道光丙戌吳有堂贈我石墨多種，以此爲最佳。千翁記。」

按：丙戌爲道光六年。

(10)《法門寺千佛像碑》，題云：「《法門寺千佛像碑》，戊子首夏得之於江甯香翁。顧千里記。」

按：戊子爲道光八年。

(11)《高湜墓志》。

按：此目有三題，凡二百四十餘言，末署「道光己丑歲，……九月六日顧千里記，時年六十有四。」文長，錄於下文第19條。己丑爲道光九年。

17 鈕樹玉《匪石日記鈔》載匪石與千里從兄抱冲往還觀宋元本書事，《新譜》著錄六

條，乃附譜例也。惟《匪石日記》十二條，其四條全未載，其一遺落後半條，又一條則誤為見趙詒琛《千里年譜》，茲錄記如次：

(1)全缺載者四條：

一、「癸丑十二月二十日，於抱冲處見宋本《禮部韻略》、宋本《王荊公詩注》、北宋本周美成《片玉詞》、毛抄《韋蘇州集》、《金臺集》。」

二、「甲寅九月二十一日，訪顧抱冲，觀宋本《東都事略》、毛抄《潛虛論》、宋元間刊《劉後村集》五十卷、宋本《列女傳》。」

三、同年「十月十三日，顧抱冲折簡邀賞菊，觀《昆山雜詠》、舊抄《長安志圖》。」

四、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抱冲託校《詩人玉屑》。」

(2)缺半條者：《新譜》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十二月二十六日，鈕匪石至顧抱冲家，觀宋本《韓、柳集》，元本《玉山草堂集》、《中吳紀聞》等書。」(頁39)

按：《匪石日記鈔》此下尚有「顧抄《元和郡縣志》、宋本《翻譯名義集》」十餘字，似《新譜》不重視抄本(毛抄除外)，忘其下尚有宋本也。

(3)誤為《趙譜》者：《新譜》乙卯五月一日條云：「鈕匪石訪周錫瓚。周氏云：『有元板《論衡》、《呂氏春秋》、明板涂禎刻《鹽鐵論》。又至顧抱冲家，觀宋本《前、後漢書》。』」(頁38)注云：「見趙詒琛《顧千里先生年譜》。」(頁41)

按：此條乃見於《匪石日記抄》本年五月十四日條，《趙譜》不載出處，而《新譜》又失檢之。

又顧抱冲生平及宋元板書事，見於《士禮居藏書題識》等書中尚不少，如欲以抱冲生平附入《千里譜》中，尚可鉤稽得之。

18 《新譜》附錄《佚文輯錄》，余復得佚文三篇，都為《新譜》及諸家輯佚未收，且可補譜之缺也。

佚文之一《與李修林(筠嘉)論慈雲樓藏書志體例書》云：「承示大著，鋪陳排比，富哉言乎，真可謂藏書讀書，兩臻其善矣，走雖未窺全部，已不勝贊歎欽服。但懸計卷帙，未免過於重大，豈獨觀成非易，即將來之刊印，以及日後購藏流行等類，恐皆較難，莫似如變而通之，故從易簡，避去自來書目式樣，用趙明誠《金石錄》例，先將六千部之目，每部下只用細字，注時代撰人及何本，一行分若干卷列於前，復將每書按語擇其精華做成跋體，不必部部有跋，亦不必跋跋自始至末臚陳衍說。其無甚要緊，及讀者自知，則置而勿論。亦分若干卷列於後，通為一書，約在百卷內，似於作者觀者兩得其便，且又可以徑而寡失也。辱大雅不棄，加以下問，故敢瞽言，尚望高明裁而教之。乙酉仲春，元和顧千里拜。」

按：乙酉為道光五年。慈雲樓為乾嘉間上海李筠嘉藏書之所。筠嘉字修林，號荀季，貢生，光祿寺典簿。精校勘之學，藏書六千餘種。烏程周中孚嘗客於李氏，為代撰《藏書

志》。南潯劉氏嘉業堂得其稿，夏敬觀從《藏書志》錄出中孚《鄭堂讀書記》未有者為《鄭堂讀書記補逸》，刊於上海《藝文》雜誌中，此從之錄出。

19 佚文之二《高湜墓志跋》云：「案：此志的系廿七行，每行廿八字。瞿木老謂：『恐其中脫去五字』『不可考』者，誤也。今讀得：起『第』字至『持』字為第十五行，以下至『軍』字為第十六行，至『西』字連『事冀』兩字數之為第十七行，至『墓』字為第十八行，至『峴』字為第十九行，此五行皆廿八字。千翁記。」

「案：此亦誤也。趙鈔但損畫耳，據拓本正之自足，不必贅及『申以談笑矣。』」

「道光己丑歲，瞿木夫中溶寓白堤之淶水橋，因予而交紉之，屢相往還。木夫愛紉之家藏之古編鐘、漢款鈎及鏡等物，遂出此北齊高陽王志相博易，於是紉之借余一讀。驗以紙縫，合諸涇縣趙氏所鈔，推得其行數，倘用縮本寫附於後，旁注此本之缺字，則觀者當心目了然矣。未識紉之以爲何如也。九月六日顧千里記，時年六十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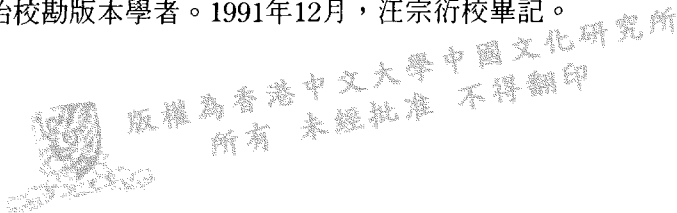
按：己丑爲道光九年。見1981年第十二輯《文獻》雜誌。


20 佚文之三《趙梅皋《絮香閣詞鈔》序》云：「蓋聞詞者詩之餘也，始於李唐，盛於趙宋，下逮金元明，莫不人工聲律，典型尚在，矩矱猶存。自婁東新都兩家出，而詞之典型墜矣，自《嘯餘圖譜》等書行，而詞之矩矱乖矣。是以詞風愈盛，詞學愈衰，皆由自我作古，英雄欺人，誰爲按律之章，實則自度之曲，但從順口，便稱名家，靚茲迷謬，心竊惑焉。趙子梅皋，以英年妙質，樹幟嶺南，研精經史，兼工詩賦，馳譽文壇，蜚聲學海，填詞尤句斟字酌，依律製腔，亦步亦趨，從容協律，有條有序，風雅餘音，無半字之不諧，更四聲之盡合。且夫清真一集，方氏和章，其於平上去入，毫釐不爽，工力悉敵，以古人和古人之詞，尙不敢苟且如此，況今人去古人已遠，安可襲稱古調，而陽奉陰違乎哉。予少愛填詞，寢饋於茲三十餘載，於當世所謂名士者，吾知之矣，不破萬卷，不究六律，觀其所作詞曲，擷芳則可佩，就軌則多岐，孰如梅皋之選聲練色，周規折矩者乎？披讀之下，不禁擊節歎賞，喜而不寐。嗟乎，古音不作，大雅云亡，老眼無花，品評非謬，世有知音者，當不河漢吾言也，道光癸巳重陽後三日顧千里題於邗江之桐花小榭。」

按：癸巳爲道光十三年。趙梅皋，名泰來，廣東新會人，南海曾勉士（釗）弟子。扉葉《絮香閣詞鈔》篆書，紅箋單葉，無刊刻年月。詞序中與交遊者，有曾勉士、嘉應吳石華（蘭修）、番禺侯君模（康）、陳蘭甫（澧），皆當時著名經史詞章家。咸豐四年七月，新會天地會首領陳松年等起義，梅皋從之爲軍師，未幾被捕死難。見趙源英《三江紀事》。

附記

此文草僅逾半，忽患大傷風感冒，疲不能興，勉成廿例。辱荷黎淑儀女士雅意爲余校理，紉感曷已！初擬取《蕘圃藏書題識》、《思適齋書跋》諸冊從事校勘，孱軀神短，未能從事，書此以告後之治校勘版本學者。1991年12月，汪宗衍校畢記。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omplementary Notes on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u Ch'ien-li*

(A Summary)

C. Y. Wong

The Japanese scholar Kanda Kūchirō was the first to compile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u Kuang-ch'i, better known as Ku Ch'ien-li in his later years. Subsequently both C. Y. Wong and Chao Yi-ch'en have written on this subject. In recent years a new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u Ch'ien-li* has been published by Li Ch'ing. This latest biography includes material not to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Kanda, Wong and Chao. There are, however, some misprints and errors in Li's book.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rrect such mistake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